

南島啊！南島

——高美館策辦南島語族當代藝術系列之目的

文/李俊賢



一、前言

台灣是一個海島，先民和海洋關係密切，卻因歷史上的地緣戰略位置，一貫被統治者以「要塞」的角色定義，清代的「海禁」、日治時代作為南進基地，國民政府作為「反共的堡壘」等，台灣百餘年來的角色，由這些統治者的政策或口號裡，已經被定義的非常清楚。

作為一個「要塞」，「堅壁清野」是必要的作為，作為一個海島「要塞」，將海洋視為天險屏障而非開放通路也是自然的，台灣固為海島，而台灣人卻長期被阻絕於海，原本豐富的海洋文化，至清代領台後，逐漸終止消亡。百餘年來，一個四面環海的島嶼，其島民卻逐漸疏離於海。時到

今日，海，對於多數台灣島民而言，只是一個概念，而不是有生命的實體，一個海島社會，其文化中看不出太多海洋質素，確實是弔詭又荒謬的。

上個世紀末，台灣政黨輪替，第一個本土政黨民進黨執政，不管作為與國民黨之區隔，或是確實正視台灣的原始角色，若干文化上「面向海洋」的作法

確實是被宣示的，而台灣島民與海洋隔絕已久，跟隨政策宣示之後，確實較難有較實體意義的結

果，究其緣由，應是台灣島上與海洋相關的文化文本太少，在現階段，與海洋相關的文化作為，或許形式上的宣示意義反而是較被著重的。

而台灣作為一個海島，是一種現實，也是一種宿命，只有正向面對這個現實，開始追索探尋，或建構開



●Tjibaou文化中心典藏之太平洋島民藝術家作品（攝影：李俊賢）

創台灣島的海洋文化，融合現有多元的台灣文化，則台灣文化的真正性格才得以展現，在這個島上存續生命的島民，或許，也能有更圓滿的生命內涵。

二、重啓台灣原住民當代藝術與南島語族當代藝術之聯結

早在十七世紀英國庫克船長巡航於太平洋諸島，就已察覺許多距離遙遠的島嶼，卻使用共同的語言，當年庫克船長的察覺，隨著時代進步，科學昌明，已經逐漸從人種、語言上得到印證，如今，北起台灣，東到智利外海的復活島，西至非洲東岸的馬達加斯加島，四散分佈的《南島》語族，已經在學理上被假設為同一起源。

即使目前這個《南島》語族中，確實存在不同人種，也不見得都「以海為生」，而至今仍存在的共同語根、生活方式、儀式模式，確實已相當充份的證明了這個《南島》語族，即使分佈範圍廣大無比，基本上仍屬於同一種文化系統。這個複雜的南島文化，因為不同的自然人文條件，有了諸多豐富的變貌，而其中，或許共同的遙遠文化淵源，使許多地理上距離遙遠的文化，仍有著藕斷絲連式的共同文化元素模式。

就目前為止的考古證據引證，台灣現存屬於《南島》語族的原住民已在島上存在超過1000年，近年的考古發現，在漢人大量渡台以前，台灣的《南島》語族應與太平洋地區的「同胞」頻繁往來。一直到漢人大量渡台，台灣的《南島》語族或被迫上山，或在社會日漸邊緣化，終於完全斷絕過去與《南島》同胞透過海洋的連結。

高美館策辦《南島》語族當代藝術展，最深遠的企圖即在於透過文化藝術的平台，重新開啓台灣與



●希巨·蘇飛 〈羽〉 高雄市立美術館典藏



●哈古 〈老人〉 高雄市立美術館典藏

《南島》各族的交流互動，在某種程度上，重建當代《南島》文化結構，將台灣文化置於整個《南島》文化系統中思考，除了使台灣文化在整個當代《南島》文化扮演更積極的角色外，也可望為台灣文化建構開啓另一種可能。

三、再強化高美館與台灣原住民當代藝術的關係。

台灣原住民分佈於整個《南島》語族最北的位

置，目前使用的《南島》語言最為多樣複雜，有學者據此就語言學角度推論，台灣可能是目前整個《南島》語族的原鄉，即使《南島》語族的起源仍有許多說法，台灣《南島》系原住民在整個《南島》語族中，確實扮演了頗具意義的角色。由台灣原住民文化精淬化而形成的各種「藝術」，對於《南島》文化的組構，也應有相當的價值。

台灣原住民本就有其傳統的「藝術」，即使在部落社會階段，確實較不存在如同現代藝術家之創作企

圖而產生的藝術，傳統的台灣原住民藝術，仍可由當代藝術角度解讀豐富的訊息。而傳統部落社會已幾乎在現代台灣的土地上消失了，因傳統部落社會而生的台灣原住民傳統藝術，已不再有其附著根植的基礎。

在當代台灣，以原住民傳統文化為根源，又觀照了當代現象的藝術表現，或可統稱為台灣原住民當代藝術，這種類型的藝

術家，目前多半集中於台灣南部與東南部，由於這個地緣因素，加上高美館以雕塑為典藏要項的策略又與原住民藝術多以立體「類雕塑」表現為主的狀況契合，高美館至今已具有質量都尚可的台灣原住民當代藝術典藏。

除了典藏作為，基於地緣上的方便性，高美館和大部分台灣原住民當代藝術家，也都保持著較密切的互動，一些基本資料調查建構，也都持續進行中，對於台灣原住民當代藝術，高美館確實具有較完備的條件積極參與，一方面表達台灣原住民當代藝術在整個《南島》文化中的角色，一方面也期待促成台灣原住民當代藝術更理想的表現。

四、提昇高美館的未來競爭力

高美館成立於1994年，成立前後，適逢台灣藝術市場飆漲時期，使各種台灣藝術精品典藏不易，以目前高美館的典藏狀況，在整個美術館市場中，其競爭力確實是較為有限的，而在各種如典藏經費等短期內無法提昇的客觀條件下，高美館未來的競爭力，恐將更為薄弱。

《南島》當代藝術是目前的全新議題，是伴隨現代的考古發現和語言學論證推理而形成的議題，就議題的能量角度而言，《南島》當代藝

術應有很高的強度。而且因為議題最近才形成，先期參與者必然的具有較大的主張權，高美館若能持續參與這個《南島》議題，並且據此參與《南島》當代藝術系統建構，或能在全球藝術系譜中，取得部分角色空間，在全球美術館市場中，保有最基本的競爭力。

就目前整個《南島》當代藝術的狀況理解，高美館原住民當代藝術典藏在質量上已有基礎，在《南島》當代藝術的議題上，確實具有足夠的主張權，高美館就此發展經營，或可望在不利的窘境中另闢可能，也期待因此建立其永續的競爭力。

五、結語

高美館就其角色立場，提出《南島》當代藝術系列，本就應有其職能上必要的考量，不管在重啟台灣原住民當代藝術與

《南島》語族當代藝術的聯結，再強化高美館與台灣原住民當代藝術的關係，或是提昇高美館的未來競爭力，基本上仍以高美館在學術市場以及美術館市場中的角色為思考著眼。在更理想性的目的與意義上，高美館更期待因為台灣原住民文化與整個《南島》文化的聯結，使台灣島民真正的面向大海，體會豐富的海洋文化，使台灣海島本應具備的海洋文化更為完整具體，也使台灣島民能具備更健康成熟的心靈。因此，在二十一世紀初始高美館提出《南島》當代藝術系列，或許有其角色上的必然，而因為這個議題所深藏的龐大能量，其理想上的目的，或許是更值得期待的。



●杜文薰 〈魯凱意象〉 高雄市立美術館典藏